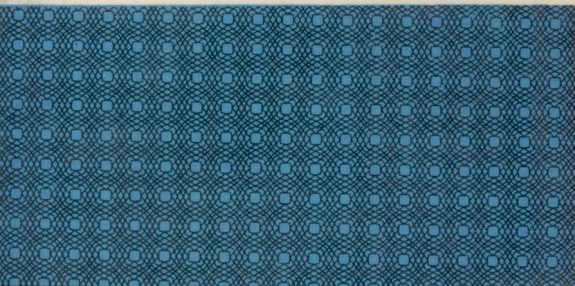


联林珍奇



丁正良
关登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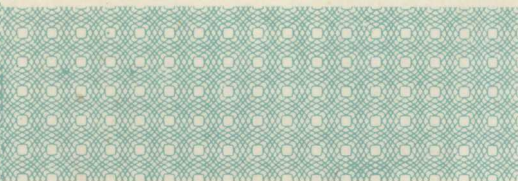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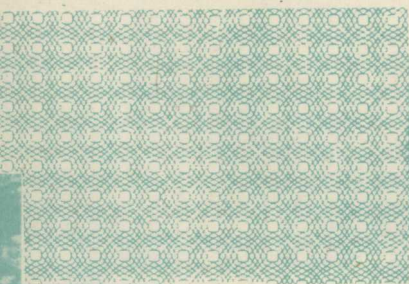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

二猿斷木深山中小猴子怎敢對鋸(句)
一馬陷入污泥潭老畜牲豈能出蹄(題)





联林珍奇



根据
遥远
同名

丁正良
顾平旦



(京)新登字045号

联林珍奇

丁正良 关登瀛 改编

顾平坦 审校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375印张 212千字 插页2

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册

ISBN7-30053-428-6/I·266

定价：5.80 元



电视剧《联林珍奇》是一部好作品。它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,将我国历代名联、书法艺术、民族风情、名人轶事融为一体,具有很强的民族性、故事性、知识性。它寓教于乐,寓庄于谐,雅俗共赏,令人回味,向人们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风采,给人以启发,给人以智慧。它的播出,一定会对广大观众,特别是对青少年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弘扬民族文化的好作品出现。

李瑞环

1991.12.24.

第一章

一片平整的沙滩上，印下一行行脚印。在这片沙滩上，横七竖八写着许多字，一枝枝芦苇秆散乱地扔在沙滩边上。

春天的黎明。深蓝色的天空中还闪耀着星星，湿润的微风像微波一样飘过。有个少年轻轻地走出家门，穿过草丛，沿着清幽幽的小河，来到这片平坦的沙滩上。

天边发红了，揭去笼罩在小河上轻纱般的薄雾，鸟儿在杨柳依依的树丛中飞来飞去，发出吱吱喳喳的叫声。渐渐地，天边吐出了朝霞，金黄色的光带在扩展。当桔红色的太阳徐徐升起的时候，山谷里的缭绕的烟雾渐渐地散去，水更清，山更翠，少年在沙滩上写着，涂着，涂着，写着。春阳很快地升起……

夏天的清晨，这位少年在白露沾湿的草丛中留下绿色的脚印。遇见好天，清晨就是明朗的，朝霞不像火一样燃烧，扩散着柔和的红晕，太阳也不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，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昏暗，它显得异常明净、清澈，灿烂。在它的照耀下，这位少年用芦苇秆作笔，在金色的沙滩上，涂着、写着，写着，涂着……

秋天，在清冷明朗的日子里，那小河江边的杨柳仿佛神话般地化作金黄色，优美地展现在淡蓝色的天空下。低斜的太阳照在身上不再感到温暖，但比夏天的太阳更加光辉灿烂，

清清的小河更加明澈见底，金色的沙滩更加柔软纯净。晨风轻轻吹动，摇动着一片金黄，小河里游动着一群群白鸭，大江边飞翔着一群群白鹭……在这秋天的早晨，这位少年用芦苇秆作笔，在金色的沙滩上涂了写，写了涂……

这天清晨，小河清幽，杨柳依依，淡蓝色的薄雾在河面上飘荡，河边的石阶上，几个村妇一边说笑一边捶打洗着衣物。

这位少年趴在沙滩上，用芦苇秆作笔，写写抹抹，正专心致志地写着。

这个少年的母亲不声不响地走到儿子身后，默默地辨认着儿子新写的几行字——

白日依山尽，
黄河入海流。
欲穷千里目，
更上一层楼。

看见儿子练出一笔好字，神情又是那么专注，她就没有惊动他。

儿子似有感觉，扭头一看，连忙起身，兴奋地叫了一声：“娘。”

母亲疼爱地抱住儿子：“大岫，我的好儿子，你一年四季每天早晨早起，原来就是到这儿练字呀？”

大岫见母亲这么动情，难为情地点点头。

“孩子，苦了你了。”母亲一边说着，一边拉过大岫的手，拍掉他手上的沙子。

“娘，这不很好吗，爹教给我的字，让我背的千家诗，我

这一写，就全记住了。”大岫说着，指了指沙滩上的字。

母亲看了看地上的字和扔在沙滩上的芦苇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明天让你爹给你买副笔墨纸砚，咱家穷，上学交不起学费，在家练练字总还办得到。”

大岫连忙摇摇头，很懂事地说：“不，我不要。娘，这儿练字好。苇秆作笔地作纸，写罢诗文写孝经。”

大岫清脆而嘹亮的声音在清晨的青山绿水间回荡，一群鸥鹭在江面上展翅飞翔。

母亲听了，激动地抱住大岫：“可怜我的岫儿，你是我们凌家的好后生呀！”

凌大岫面对青山绿水，劝娘道：“娘，咱们比不得曹乡绅家，他家大业大，请得起先生，雇得起佣人，咱家只靠爹娘做豆腐、泡豆芽养家糊口，妹妹又小，哪里有钱买笔墨纸砚。”

见娘心疼地流下了眼泪，他又劝道：“古人说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有这沙滩，有这青山绿水，更有爹娘的心思，我不怕学不成、练不就。”

娘转悲为喜，道：“有儿这句话，娘心里就有底了。”

母亲凌韩氏回到家，见大岫的父亲凌真卖完豆腐回来，把大河边沙滩上的事一一告诉了他。

凌真听了，大喜道：“以小看大，说不定长大是个人物呢。”

这一天，丽日当空，瓦蓝明净的天空中，出现许多柔软的、白边的、金灰色的、圆而高的云块，这些云块好像许多岛屿，散布在无边的泛滥的河流中，周围环绕着纯青的、极其清澈的支流。它们停留在原地，差不多一动也不动。在远处

靠近天地的地方，这些云块互相移近，挨紧在一起。正因为它们浸透了光和热，它们的颜色也是蔚蓝色的。清凉的小河上，有木船连起的长桥，小河缓缓流动，大江里，雪浪堆岸，冲刷着一片金色的沙滩。

爽朗的笑声惊散了小河边古槐树上的鸟群，在青山环抱的碧波中回响，凌氏父子沿着小河，跑向沙滩，金色的沙滩上印下一大一小的两行脚印。

凌大岫跑在父亲凌真的前面，一边脱着衣褂，一边蹦跳着快活地叫喊：“爹，快呀，快跑。”顺手把衣褂扔给父亲。

凌真接过大岫扔过的衣褂，连同自己脱下的衣褂，用力抛在身边光秃的古槐树枝上，突然，一个感触涌上心头，大声吟咏道：“千年古树当衣架。”

这声音粗犷而又响亮。

大岫听了，望望古树，又望望父亲，两只眼睛明亮地闪光，若有所悟，他突然反身向江边的石崖上跑去，又从石崖上扑入水中，溅起一片水花，在水下游了老远，才冒出水面，调皮地甩甩头上的水珠，转过脸，得意而又稚气地吟道：“万里长江作浴盆！”

大岫吟罢，得意地潜入水里，双腿拍打出一溜水花，嬉笑声、水花声，和他吟咏声，在山水拥抱的碧波间回响。

这时凌真正在水中，追逐着儿子，听得儿子对的下联实在不凡，一边奋力追赶，一边气喘地自豪地叫道：“对得好！对得好！”

在三更天点上小油灯磨豆腐时，凌真手转石磨分外精神。凌韩氏一勺一勺地把料加入磨眼，磨口流出白色的豆汁。

凌韩氏见凌真的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劝道：“忙啥哩，别累着。”凌真抹去额上的汗珠道：“让他去求学吧，我肚子里的一点点墨水全让他给挤干了。”

凌韩氏道：“只是学费……凑不齐。”

凌真说：“咱们再勒紧点裤腰带。”

他说着，把磨子转得更快。

正当日出东山、霞染窗棂的时候，凌真、凌韩氏把豆腐做好。

凌真挑起豆腐挑子，对凌韩氏说：“大岫果能上学，将来必有出头之日，也好光宗耀祖，重整家业。我最怕大岫废在我们手中，对不起列宗列祖，那将是我终生遗憾。”

说完，挑担出门奔集市而去。

凌韩氏目送他消失在山间小路。

这天早晨，大岫从沙滩写字回来，吃过早饭，娘叫大岫：“岫儿，来，娘给你梳个头。”

大岫过来，坐在娘身前的小竹椅上，调皮地顺口道：“交椅房中摆，娘给儿梳头。”

凌母一边给大岫梳头，一边说：“总叫你不要信口开河，胡诌几句顺口溜便算是作诗吗？文如其人，小孩子应当先学好为人，以后才能写出好诗文。”

大岫听了，顺口答道：“是，先学做人，后学做诗。”

凌母看他没正经地回答，便说：“看看，又在胡诌了。”

大岫急忙分辩道：“娘，分明是说话，怎道我吟诗？”

凌母假装生气，举手要打，手举到半空却落下了。

大岫机灵地和椅子一起转了一个过儿，对娘做了一个鬼

脸，又“嘻嘻”地笑了几声。

凌母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。

大岫摸了摸娘给梳好的两个发髻，高兴地起身跑出了房间，跑出了大门，一直跑向曲折蜿蜒的山道。大岫在前面跑，妹妹凌小妍在后边追，一边追，一边叫：“岫哥，等等我，岫哥，等等我。”

清脆的声音在层峦叠嶂中萦绕。

大岫一边跑，一边呼唤着妹妹：“小妍，快来呀，我给你采了一朵鲜花。”

凌小妍嬉笑着跑过去，大岫又在那边呼唤：“小妍，快来呀，我给你捉了一只红蜻蜓。”

凌小妍嬉笑着跑过去，只见那里山花开了一片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，鸟儿在树上啼叫，却不见了哥哥。

凌小妍知道哥哥在和她捉迷藏，却故作生气地叫道：“凌大岫，你丢在哪里了，我正找你呢，带你回家——”

小妍一边采野花，一边捉蝴蝶，不时仍在寻找哥哥：“凌大岫，你丢在哪里了，我正找你呢，你快出来，我带你回家。”

大岫听了，从小妍背后的花丛里跳出来，把编织好的花环套在小妍的脖子上，笑着说：“小妹妹，你找到哥哥了，快领我回家吧。”

小妍见到花环，回转身来，和哥哥欢跳着，坐在一个树桩旁的草地上。

小妍哪里坐得住，她看到一只红蝴蝶飞来，便起身追了上去。那红蝴蝶像有意找小妍玩耍，飞飞，停停，停停，飞飞，小妍不知道红蝴蝶和她开玩笑，一心一意追来追去，一

直追到花丛中。

大岫坐在树桩上，眼睛还在搜捕红蝴蝶。

山道上走下来一个秃头和尚，弯弯的眉毛，胖胖的脸颊，大大的眼睛，身穿一件旧袈裟，手端一只化缘钵，走热了，在凌大岫身边蹲下来。

和尚打量凌大岫后搭讪地问：“小官人，何故四下张望？”

大岫不高兴地问：“大和尚，可是你家园林？”

和尚一听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小官人口齿倒还伶俐。”

他又瞧着大岫头上的两只发髻，逗趣地吟道：“牛头且喜生龙角。”

大岫一听这和尚把自己的脑袋比作牛头，把两只发髻比作龙的角，站起身，气呼呼地回了一句：“狗嘴何曾吐象牙。”

大岫说罢看了和尚一眼，喊着小妍往山坡下走去。

和尚怔了一下，也站起身，合掌作十，笑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

凌大岫回到家，拉住娘的衣襟，撒娇地对娘说：“娘，你给我再梳一个头吧！”

凌母奇怪地问：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
大岫委屈地说：“有人骂我牛头生龙角。”

凌母笑着说：“那是和你闹着玩呢。”

大岫认真地说：“不嘛，娘给我梳过。”

凌母答应道：“好吧，我给你改梳一下。”

小妍把交椅端过来，娘和哥哥坐下，凌母给大岫梳头，把两个羊角形的发髻改梳成三个羊角形的发髻。

娘给大岫梳完头，小妍靠在娘身边，也让娘给梳头。

娘问：“梳成什么样的？”

小妍说：“梳成素娥姐姐那样的。”

凌母明知远村的小素娥长得聪明、美丽，犹如出水荷花，便说：“给小妍梳头，梳成素娥那么美的。”

小妍天真地笑着，乖乖地让娘梳头。

娘一边给小妍梳头，一边又对小妍说：“我家的儿子，从小读诗经，每天早晨到沙滩上用芦苇秆作笔写诗练字；我的女儿从小喜欢采花捕蝶，长得聪明活泼……”

娘还没说完，小妍忽然从娘怀里站起来，鼓着小嘴巴说：“不梳了，不梳了。”

娘不解其意，问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娘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就跳起来了？”

小妍故作生气地说：“您说，您说。”

娘继续说道：“……爹教给大岫的诗文，她全记在心里了。”

小妍听了，转怒为喜地问：“娘，您怎么知道的？”

娘慈爱地把小妍拉到怀里，一边继续给她梳头，一边说：“每当爹教大岫诗文，你听得专心，听过就独自背诵，娘都听到了。”

小妍笑成一朵花，依偎在娘的怀里，瞅了一眼娘的脸儿，天真地叫了一声：“娘。”

大岫新梳了发髻，显得分外精神。他每天早晨从沙滩上习字回到家，总要背一捆干柴。

妹妹小妍见哥哥学习用功，干活勤快，也学着哥哥的样

子读诗文、干零活儿，然而，她最喜欢的是跟哥哥一起到山野采野花、捉蝴蝶。

那是一个雨后，山野里的嫩草像水洗过一样嫩绿，花儿五彩斑斓含着露珠儿，天空瓦蓝瓦蓝没有一丝彩云，羊群在碧毯一样的山坡上，宛如白云移动。

新梳发髻的凌大岫和凌小妍在山野里边走边采着野花。

大岫不时地望着瓦蓝的天，望着异常清新的绿色的山峦，又望着那翠峰叠嶂中奔流的河水，心胸异常开阔，他的眼睛、他的心，仿佛被这雨后的画卷吸引住了。

这时，传来小妍的叫声：“哥，我捉住了一只花蝴蝶！”小妍跑到大岫身边，嬉笑着举到他眼前，他才从这画卷中走出来，对妹妹说：“好大的花蝴蝶，带回家去，夹在诗书中。”

小妍点点头，飞入花丛。

顷刻间，小妍从花丛跑过来，捏着花蝴蝶躲到哥哥身后，一条高大的牧羊狗尾随小妍在兄妹俩身边嗅来嗅去。

见到大狗，大岫有点心慌，嘴里一边“嘘嘘”地赶着狗，一边摇起手中的花枝，将狗赶开。

不远处传来老羊倌的一声呼哨，黄狗闻声跑走了。

大岫望去，老羊倌赶着一群山羊向他们走近。

小妍看到羊群走来，好奇地数着：“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……哎呀，错了，错了！”

她扭动了一下身子，重新数羊，却又数错了。

大岫见她数错，对她说：“真没用，看我的！”

他一只一只地数了起来。

正当他快把山羊数清的时候，和他对过对联的胖和尚，

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了，他仍穿着旧袈裟，手持一个化缘钵。

他一眼认出了大岫。发现大岫改梳了发髻，不由地哈哈一笑，打趣地做了个手势，“哈”了一声，随口而出：“三角如鼓架。”

大岫听了，中断了数羊，知道这上联是比喻联，是看到他头上梳了三个小发髻作讽，便望了望和尚，眼珠一转，以比喻作反讥，脱口应对道：“一秃似插槌！”

胖和尚听了一怔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秃脑袋瓜，颇感到凌大岫年岁虽小，却出口不凡，以讥相讥，胸怀颇大，聪明过人。他单掌直立胸前，喃喃地念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弥陀佛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

“嘻嘻……”

看到胖和尚有趣的模样，小兄妹俩开心地笑作一团。

胖和尚并无不快，着实地端详着大岫，感慨地称赞道：“少年喜天真，一身好文才，将来必成大器！”

说罢，径直向山道上走去。

“嘿嘿……”

“嘻嘻……”

大岫和小妍仍在开心地嬉笑着。

“一秃似插槌！”小妍重复地叫着。

“善哉！善哉！阿弥陀佛！”大岫摸着自己的脑袋，学着胖和尚的动作，合掌作十。

他们正乐得前仰后合，老羊倌赶着山羊来到小兄妹跟前，将鞭杆往地上一杵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好哇，你们兄妹两个把满

腹经纶的和尚骂跑了。”

小妍听了，忙向前说：“是他先无理骂我岫哥的。”

小妍说完，回到大岫身边。大岫正要拉着小妍的手走去，老羊信拦住他们，和善地问：“你们就是秀才营村豆腐坊凌家的公子、小姐吗？”

大岫点点头又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是公子。”

小妍也摇头说：“我也不是小姐。”

老羊信乐呵呵地笑道：“你们可别忘了，你们的高祖曾祖都还是当大官的呐。”

小妍嘻嘻地笑着，不解地望着满脸皱纹的老羊信。大岫见老羊信并非开玩笑，仰起脸问道：“你认识我爹吗？”

老羊信仍笑着道：“怎么不认识呢？我还知道他有造化，家里还出了个能诗善对的小神童呢！”

小妍听老羊信称哥哥是能诗善对的小神童，瞧着哥哥嘻嘻地笑着。

大岫有些不安地向前施礼：“过奖！过奖！”

大岫满以为老羊信会再夸奖他，却没想到老羊信话头一转说：“不过嘛……”送来一丝轻蔑的眼光，把手中的红缨晃了一晃，问道：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等我当面领教过后才肯相信。你敢不敢和我对几句？”

大岫听罢，胸脯一挺道：“老爹看得起我，岂有不敢之理！”

老羊信道：“嘴，果真人不大，口气不小。我倒问你，对不上来怎么办？”

凌大岫头一缩，反问老羊信：“对上来又怎么办？”

老羊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你赢了，你就把我这只羊牵回家去。”他指指眼前长着两只弯犄角的山羊。然后又问道：“如果你输了呢？”

凌小妍怕哥哥对不上来，把眼睛转向哥哥。只见大岫眼珠儿一转，答道：“我就不牵这只老山羊。”

老羊倌被大岫的回答逗笑了：“你是总赢不输哪。”

小妍开心地笑了。

这时，眼前的枫树林里传来几声鸟鸣。老羊倌望着树林，抬手一指，吟道：“此木为柴山山出。”

大岫听了，知道这是拆合字对，“此”字和“木”字合为“柴”字，“山”字和“山”字合为“出”字。老羊倌生在山，长在山，山里长出他用不尽的柴禾，故出口离不开他的衣食住行。

大岫朝山下村庄的方向望了望，村庄家家的屋顶飘出了缕缕炊烟，他灵机一动，对道：“因火生烟夕夕多。”

“因”字和“火”字合成“烟”字，“夕”字和“夕”字合成“多”字。

老羊倌听罢，觉得大岫的下联对得准确得体，仰脸望望天上，边指边吟：“日在东，月靠西，天上生成明字。”

凌大岫知这是合字对，把“日”与“月”合在一起，便是“明”字，他望了妹妹，又望了望自己，用自己 and 妹妹作比划，对道：“女位左，子居右，世间配定好人。”

老羊倌见合字对难不住大岫，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望望在身边吃草的羊群，就用“摹声对”和“复词对”笑着吟道：“山羊上山，山碰山羊足，咩……”

大岫看到老羊倌学羊叫的样子，噗哧一声笑了，后又蹙

起眉头，缓缓地向山下的水田望去。

老羊倌眯缝着眼等着，正要说什么，只见凌大岫转过头来，对道：“水牛下水，水淹水牛鼻，唉……”

逗得老羊倌和小妍一起大笑起来。老羊倌一边笑着，一边说：“看样子，那只山羊归你了。”

大岫不相信地望着老羊倌，又望望妹妹。

老羊倌回望大岫，像问他：“你不要？”

凌大岫像是怕老羊倌变卦，急忙就去山崖逮那只山羊，他扳住它的角，想拽它走，那山羊却像打桩似地纹丝不动。

小妍见哥哥扳不动，忙跑过来帮忙，用力扳住山羊的角。不料山羊把头一低，小妍不得不松手，向后踉跄了几步，差一点跌倒在山崖上。老羊倌慌忙上前，见小妍没有摔倒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执拗的大岫，涨红了脸，推开重又过来帮忙的妹妹，打算骑到山羊的身上去，让山羊驯服。谁知那山羊却把双眼瞪圆，挺起脖子，扬起一双角，纵起全身力气，拉开不可侵犯的架势，面对这虎虎后生的脸和小妍撅起的嘴巴。

大岫向前移几步，山羊也移几步，大岫向左转几步，山羊把身子转几步，决不让大岫靠近它。

大岫有些恼火，趁山羊不防，弯脚冲上去扳它的脚，想把它扳倒在地。哪知山羊的腿像埋在岩石上的柱子，纹丝不动。

小妍跑来帮忙，怎么也帮不上，急得直跺脚。

正当大岫的鞋在岩石上打滑时，突然，那只黄狗跑来“汪汪”地叫着，为山羊助威。